

元豐類藁

二十四

元豐類藁卷第五十

金石錄跋尾

茅君碑

茅君碑三茅者盈太元真君固定錄真君衷保命仙君皆漢景帝中元間人盈天漢四年道成至元帝初元五年來江左句曲之山哀帝元壽二年乘雲而去至梁普通三年五百四十四年矣固至孝元時拜執金吾卿衷宣帝地節四年拜上郡太守五更大夫並解任還家修學成帝永始三年固為定錄真君衷為保命仙君梁普通三年道士張繹建此碑孫文韜書

三古

常樂寺浮圖碑

常樂寺浮圖碑周保定四年立州人治記室曹胡達撰其辭云襄州刺史王秉字孝直建常樂寺塼塔七層其碑文今仆在襄州開元寺塔院其文字書畫無過人者特以後周時碑文少見於世者故存之

九成宮醴泉銘

九成宮醴泉銘祕書省檢校侍中鉅鹿郡公魏徵撰兼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書九成宮乃隋之仁壽宮也魏為此銘亦欲太宗以隋為戒可以見魏之志也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貞元十七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撰掌書記胡証書記一參謀太子舍人甄濟撰判官彭朝議書云上元二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移井欄置於襄州刺史官舍故爲記甄濟者韓愈所謂陽瘖避職卒不污祿山父子事者也其文得之爲可喜而朝議書尤善皆可愛者也

襄州徧學寺禪院碑

襄州徧學寺禪院碑黃門侍郎修國史韋承慶撰太子少詹事鍾紹京書開元二年立其文云襄州人將仕郎阮弘靜與其屬人建徧學寺禪院故立此碑承

慶有辭學張易之敗時承慶以附託方待罪衆推令草赦書承慶援筆而成衆壯之紹京景龍中以苑總監從討韋氏有功惟嗜書書至數十百卷以善書直堂及銘九鼎皆紹京書也其字畫妍媚道勁有法誠少與爲比然今所見特此碑尚完尤爲可愛也徧學寺於宇文周爲常樂寺於今爲開元寺

襄州興國寺碑

丁道護書啓法寺碑一興國寺碑一皆隋開皇中立啓法寺今爲龍興寺在襄陽城西興國寺今爲延慶

寺在望楚山歐陽永叔云興國寺碑不知所在特見其模本於太學官楊衷家而此碑陰又有道護書襄州鎮副總管府長史柳止戈而下十八官其姓名其字猶可喜得之自余始世蓋未有傳之者也

韓公井記

韓公井記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暍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人更號韓公井楚故城今謂之故墻即鄆也此記今移在郡解中故城改爲墻者由梁太祖

三五九

五

三

父烈祖名誠當時避之故至今猶然

晉陸禕碑

晉陸禕碑此碑云禕字元容吳郡吳人其先家于陸鄉因氏姓焉顯考吳故左丞相禕赤烏六年召宿衛郎中轉右郎中左郎中治書執法平由禕平義都尉五官郎中騎都尉遷黃門侍郎封海鹽縣侯加裨將軍行左丞相鎮西大將軍事又云委于執笏入賓皇儲而吳志云孫皓大鼎元年以陸凱爲左丞相又云凱子禕初爲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爲太子中庶子皆與此碑合而此碑晉泰寧三

年立也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陳九言撰張顛書元自開元二十九年郎官石名氏爲此序張顛草書於世者其縱放竒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獨措字精嚴重出於自然如動容周旋中禮非強爲者書一語聳至於極者廼能如此其措字蓋罕見於世則此序尤爲可貴也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歐陽永叔按韶州圖經云後漢桂陽太子周府君廟在樂昌縣西一百一十八里武溪上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昔馬援南征其門人爰寄生善吹笛援爲作歌和之名曰武溪深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哉溪何毒淫周府君開此溪合真水桂陽人便之爲方廟刻石又云碑在廟中郭蒼文今碑文磨滅云府君字君光而名已訛缺不辨圖經但云周使君亦不甚其名稱後漢書又無傳遂不知爲何人也按武水源出郴州臨武縣鸕鷀石南流三百里入桂陽而桂陽水真水黎溪盧溪曹溪諸水皆武水合流其俗謂水淫浚爲瀧溪

退之詩云南下樂昌瀧即此水也碑首題云神漢者如唐人云聖唐爾蓋當時已爲此語而史傳他書無之獨見於此碑也熙寧八年余從知韶州王之材求得此本之材又以書來曰按曲江縣圖經周府君名昕字君光則永叔云圖經不著其名者蓋考之未詳也又有碑陰列故吏及工師官號州里姓名之才并模以來永叔蓋未之得也其碑陰曲江字皆作曲紅而蒼江字江夏字亦作紅蓋古字通用不可不知此學者所以貴乎博覽也永叔又記劉原父所得商洛之鼎銘云惟十有三月旁死魄君謨問十四月者何

謂原父不能言也以余考之古字如亦作灸人作爨之類皆重出如此者甚衆則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永叔原父君謨皆博識而亦有所未達學者又不可不知故并見之於此也

唐安鄉開化寺 卧禪師淨土堂碑銘

唐安鄉郡開元寺卧禪師淨土堂碑銘監察御史張鼎撰雍縣尉吳郁書天寶九載庚寅立稱卧禪俗姓辛氏名順忠隴西狄道人隴右按察使崔昇進奏住河州開元寺右脅而卧諸漏已無開元中詔隴右節度使張守珪爲就寺造淨土堂故爲銘自河隴沒於

羌夷州縣城郭官寺民廬莫不毀廢唯佛寺與碑銘文字載佛寺者往往多異俗不知禮義出於天慕以其有罪福報應之及曉之以曲直是非悅欲善之端是以虞夏之朔南暨聲教則能令其彼以罪福報應之說動之心化此先王之德所以爲盛也

江西石幢記

江西石幢記觀察使試左武衛兵曹參軍來擇撰大和二年建自採訪使班景倩兼知黔中道爲始判官已下皆列次姓名後石幢記都團練判官試太常寺協律郎李方玄撰大和七年建自使檢校右散騎常侍兼侍御史中丞裴誼爲始副使已下皆列次姓名續石幢記節度掌書記陳象撰光化三年建自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兼侍中潁川郡鍾某爲始列副使已下如後記續立石社題名記知節度判官胡順之撰天聖元年建自太平興國元年自殿中丞通判軍州事李幹爲始至熙寧九年祠部郎中集賢

校理葉均

厚井銘

厚井銘厚井有篆文云厚井在斯可不戒乎井下文共十八字在井石檻上不知誰爲文又有景陽樓下井銘又有陳後主叔寶厚井記云江寧縣興嚴寺井石檻銘莫知誰作也歷序隋文帝命晉王廣伐陳後主自投井中令人取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束而上其末云唐開元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前單父縣令左轉此縣丞太原王已下闕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

三六十一

手

七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武都太守漢陽阿楊李翕字伯都以郡之西狹閣道通梁益緣壁立之山臨不測之溪危難阻峻數有顛覆霄墜之害乃與功曹吏李旻定策勅衙官掾仇審治東坂有秩李瑾治西坂鑿燒大石改高即平正曲廣既成人得夷塗可以夜涉廼相與作頌刻石其頌有二其所識一也其一立於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是年六月三十日立也又稱翕嘗令澠池治嶠嶽之道有黃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甘露木連理之祥皆圖畫其像刻石在側蓋嘉祐之間晁仲約

質夫爲興州還京師得邠閣頌以遺余稱析里橋邠
閣漢武都太守阿陽李翕字伯都之所建以去沉沒
之患而翕字殘缺不可辨得歐陽永叔集古錄目跋
尾以爲李會余亦意其然及熙寧十年馬城中玉爲
轉運判官於江西出成州所得此頌以視余始知其
爲李翕也永叔於學博矣其於是正文字尤審然一
以其意質之遂不能無失則古之人所以闕疑其可
忽歟近世士大夫喜藏畫自晉已來名能畫者其筆
迹有存於尺帛幅紙蓋莫知其真僞往往皆傳而貴
之而漢畫則未有能得之者及得此圖所畫龍鹿承
露人嘉禾連理之木然後漢畫始見於今又皆出於
石刻可知其非僞也漢武帝元鼎六年以汧隴西南
接於巴蜀爲武都郡及其後始分而爲興州爲成州
成州則武都之上祿也邠閣立於建寧五年翕治嶠
嶽西狹邠閣之道有益於人而史不傳則頌之作所
以備史之闕是則傳之亦不可以不廣也

三十七



續附南豐先生行狀碑誌哀挽

行狀

公諱鞏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光祿卿母吳氏文城郡太君母朱氏仁壽郡太君公嘉祐二年進士及第爲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嘗爲英宗實錄檢討官不踰月罷出通判越州歷知齊襄洪州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緋衣銀魚召判太常寺

一

行

一

瑞

未至改知明州徙亳州又徙滄州不行留判三班院遷史館修撰管句編修院兼判太常寺元豐五年四月擢試中書舍人賜服金紫九月丁母憂明年四月丙辰終于江寧府享年六十有五自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勲累加輕車都尉元配晁氏光祿少卿宗恪之女繼室李氏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男三人縮太平州司理參軍綜太廟齋郎綱承務郎二女蚤卒孫男六人愆忘愈息怙憇憇假承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元豐七年六月丁酉葬南豐從周鄉之源頭曾氏妣姓其先魯人至其後世避地

遷于豫章子孫散處江南今家南豐者自高祖諱延
鐸始也初箴及參父子俱事孔子箴樂道忘仕孔子
與之參以孝德爲世稱首而參孫西耻自比於管仲
其世德淵源所從來遠矣至皇祖大夫以直道正言
爲宋名臣皇考光祿博學懿文愔行孝友明古誼達
時變位不配德著書垂後畜厚流長天以道德文章
鍾于公身以侈大前列開覺後嗣實命世之宏材不
待文王而興者歟公生而警敏不類童子讀書數百
千言一覽輒誦年十有二日試六論援筆而成辭甚
偉也未冠名聞四方是時宋興八十餘年海內無事

異材間出歐陽文忠公赫然特起爲學者宗師公稍
後出遂與文忠公齊名自朝廷至閭巷海隅障塞婦
人孺子皆能道公姓字其所爲文落紙輒爲人傳去
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唯恐得之晚
也蓋自揚雄以後士罕知經至施於政事亦皆卑近
苟簡故道術寢微先王之迹不復見於世公生於末
俗之中絕學之後其於剖析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
得足以發六藝之緼正百家之繆破數千載之惑其
言古今治亂得失是非成敗人賢不肖以至彌綸當
世之務斟酌損益必本於經不少貶以就俗非與前

世列於儒林及以功名自見者比也至其文章上下
馳騁愈出而愈新讀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蓋
天材獨至若非人力所能學者備精思莫能到也世
謂其辭於漢唐可方司馬遷韓愈而要其歸必止於
仁義言近指遠雖詩書之作者未能遠過也其爲人
惇大直方取舍必度於禮義不爲矯僞姑息以阿世
媚俗弗在於義雖勢官大人不爲之屈非其好雖舉
世從之不輒與之比以其故世俗多忌嫉之然不爲
之變也其材雖不大施而所治常出人上爲司法論
決重輕能盡法意繇是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名者

有弗及也爲通判雖政不專出而州賴以治初嘉祐
中州取酒場錢給牙前之應募者錢不足廼俾鄉戶
輸錢助役期七年止後酒場錢有餘應募者利於多
入錢期盡而責鄉戶輸錢如故公閱文書得其姦立
罷輸錢者二百餘戶且請下詔約束毋擅增募人錢
歲饑度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野處之人不能
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癘之虞前期喻屬縣 富
人使自實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賈稍增以予
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賈爲平又
出錢粟五萬貸民爲種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賴以

不乏爲州務去民疾苦急姦彊盜賊而寬貧弱曰爲人害者不去則吾人不寧齊曲堤周氏衣冠族也以貲雄里中周氏子高橫縱淫亂至賊殺平民汙人婦女服器擬乘輿高力能動權貴州縣勢反出其下故前後吏莫敢詰公至首取高寘於法歷城章丘民聚黨數十橫行村落間號霸王社推埋盜奪篡囚縱火無敢正視者公悉擒致之特配徙者三十一人餘黨皆潰是時州縣未屬民爲保伍公獨行之部中使幾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接又設方略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言故盜發輒得有

葛友者屢剽民家以名捕不獲一日自出告其黨公于袍帶酒食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徇諸郡中盜聞多出自言友智力兼人公外示章顯實欲攜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齊俗悍彊喜攻劫至是豪宗大姓斂手莫敢動寇攘屏迹州部肅清無抱鼓之警民外戶不閉道不拾遺閩粵負山瀕海有銅鹽之利故大盜數起公至部時賊渠廖恩者旣赦其罪誘降之然餘衆觀望十百爲羣旣潰復合陰相推附至連數州其尤桀者隸將樂縣縣嘗呼之不出愈自疑且起踵恩所爲居人大恐公念欲緩之恐勢滋大急之

是趣其爲亂卒以計致之前後自歸若就執者幾二
百人又擒海盜八人自殺者五人老姦宿偷相繼縛
致者又數十人吏士以次受賞公復請並海增巡檢
負以壯聲勢自是幅員數千里無敢竊發者民山行
海宿如在郭郭毫亦號多盜治之如齊盜爲引去公
爲人除大患者旣如此至於澄清風俗振理頽壞闔
訟衰熄綱紀具修所至皆然也其餘廢舉後先則視
其時因其便爲之在齊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
行有方民用不擾使者或希望私欲有所爲公亦不
聽也河北發民濬河調及它路齊當出夫二萬縣初

按籍二丁三丁出一夫公括其隱漏後有至九丁出
一夫者省費數倍又損役人以紓民力弛無名渡錢
爲橋以濟往來徙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視
舊省六驛人皆以爲利其餘力比次案牘簿書藏之
以十五萬計它州亦然旣罷州人絕橋閉門遮留夜
乘間迺得去襄州繼有大獄逮繫充滿有執以爲死
罪者公至閱囚牘法當勿論即日縱去并釋者百餘
人州人噪呼曰吾州前坐死者衆矣孰知非冤乎在
洪會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民
若軍士不能自養者以官舍舍之資其食飲衣衾之

具以庫錢佐其費責醫候視記其全失多寡以爲殿
最人賴以生安南軍興道江西者詔爲萬人備州縣
暴賦急歛芻粟買踴貴百姓不堪公獨不以煩民前
期而辦又爲之區處次舍井爨什器皆有條理兵旣
過而市里不知也福州多佛寺爲僧者利其富饒爭
欲爲主守賊請公行公俾其徒自相推擇籍其名以
次補之授文據廷中却其私謝以絕左右徵求之敝
民出家者三歲一附籍殆萬人闔府徵賂至哀錢數
千萬公至不禁而自止廢寺二皆囊橐爲姦者禁婦
女毋入寺舍明州有詔完城旣程工費而會公至初

度城周二千五百餘丈爲門樓十故甃可用者收十
之四公爲再計城減七十餘丈門當高麗使客出入
者爲樓二收故甃十之六募人簡棄甃可用者量酬
以錢又得十之二凡省工費甚衆而力出於役兵傭
夫不以及民城成總役者皆進官而公不自言也公
嘗以謂州縣困於文移煩數民病於追呼之擾也故
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
不復移書督趣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
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案與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
人至縣縣毋遣人至田里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典

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事在州者督察句稽皆有程式分任僚屬因能而使公總覽綱條責成而已蓋公所領州多號難治及公爲之令行禁止莫敢不自盡政巨細畢舉庭無留事囹圄屢空人徒見公朝夕視事數刻而罷若無所用心者不知其所操者約且要而聰明威信足以濟之故不勞而治也吏民初或憚公嚴已而皆安其政既去久而彌思之其於內所更官告院三班太常遇事不爲苟簡革官告院宿敝尤多凡所規畫至今守之不改蓋公自在閭巷已屬意

操縱雖出于已而未嘗廢法自用以其故莫能中傷
公亦不爲之動也賴天子明聖察公賢欲用公者數
矣會徙滄州召見勞問甚寵且諭之曰以卿才學宜
爲衆所忌也遂留公京師公亦感激奮勵欲有所自
効數對便殿所言皆大體務開廣上意上未嘗不從
容領納期以大任一曰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以史
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爲修撰旣而復諭
公曰此特用卿之漸爾近世修國史必衆選文學之
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
也故世不以用公爲難而以天子知人明於屬任之

爲難也公夙夜討論未及屬藁會正官名擢中書舍
人不俟入謝使諭就職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
新除吏日至數十人人舉其職事以戒辭約義盡
論者謂有三代之風上亦數稱其典雅皇子延安郡
王晟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至是上特以屬公在
職百餘日不幸屬疾遭家不造以至不起始公之進
天下相慶以爲得人謂且大用及聞公歿皆嘆息相
弔以謂公之志卒不大施於世其命也夫公性嚴謹
而待物坦然不爲疑阻於朋友喜盡言雖取怨怒不
悔也於人有所長獎勵成就之如弗及與人接必盡

禮有懷不善之意來者竢之益恭至使其人心悅而去遇僚屬盡其情未嘗有所按謫有所過誤抵法者力爲辨理無事而後已在官有所市易取賈必以厚子賈必以薄於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公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平生無所玩好顧喜藏書至二萬卷仕四方常與之俱手自讎對至老不倦又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錄五百卷公未嘗著書其所論述皆因事而發既歿集其藁爲元豐類藁五十卷續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後之

學者因公之所嘗言於公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初光祿仕不遂而歸無田以食無屋以居公時尚少皇皇四方營飭粥之養光祿不幸蚤世太夫人在堂闔門待哺者數十口太夫人以勤儉經理其內而教養四弟相繼得祿仕嫁九妹皆以時且得所歸自委廢單弱之中振起而亢大之實公是賴平居未嘗遠去太夫人左右其仕於外數以使親求徙官太夫人愛之異甚嗚呼天奪吾母不數月又奪吾兄何降禍之酷至於斯極也豈其子弟積惡罰不於其身而及其母兄使之抱終天之痛爲世之所大僇耶不然吾母

之賢也吾兄之盛德也相繼而殞所謂天道常與善人果何如也爲子弟者不自滅身罪固大矣又不能推原前人德善勞績托於當世之文章以明著之無窮是又罪之大者也矧公於肇屬則曰比第恩猶父師其於論次始終所不敢廢維公於葬宜且有銘於墓隧宜有碑於國史宜有載輒不自知其謬忍痛輟泣謹述公歷官行事如左至於論議之善早見於公集者後當自傳此弗著特著其大節弗敢略弗敢誣以告銘公葬若碑者且以待史官之訪焉

墓誌

公曾氏諱肇字子固其先魯人後世遷豫章因家江南公之四世祖延鐸始爲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太宗真宗時上書言天下事嘗見選用仕至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文忠歐陽公爲銘其墓而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光祿卿公生而警敏讀書過目輒誦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日草數千言始冠進太學歐陽公一見其文而竒之公於經微言奧旨多所自得一不蔽於俗學隨問講解以開學者之惑其議論古今治亂得失賢不肖必考諸道不少貶以人口世其爲文章

句非一律雖開闔馳騁應用不窮然言近指遠要其歸必止於仁義自韓愈氏以來作者莫能過繇慶曆至嘉祐初公之聲名在天下二十餘年雖窮閭絕徼之人得其文手抄口誦惟恐不及謂公在朝廷久矣而公方以鄉貢中進士第爲太平州司法參軍歲餘召編校史館書籍爲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爲英宗實錄院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初嘉祐中州取酒場錢給牙前之應募者錢不足迺使鄉戶輸錢助役期七年止期盡而責鄉戶輸錢如故公閱文書得其姦立罷之且請下詔約束毋得擅增募人錢歲

窮

行狀

十一

支

饑度常平不足以賑前期諭屬縣使富人自實粟得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又出錢粟五萬貸民爲種糧使隨歲賦以入民賴以全活徙知齊州齊俗悍喜攻劫豪宗大姓多撓法曲隄周氏世衣冠以貲雄里中其子僭橫至賊殺平人州縣莫敢詰公至首寘之法歷城章丘民聚黨數十百人推埋盜斂橫行無敢正視者公禽致悉黥徙之弛無名渡錢爲橋以濟往來是時州縣未屬民爲保伍公獨行之設方略明賞購急追捕且開人自言盜發輒得由是姦寇屏迹民外戶不閉道至不拾遺獄以婁空會朝廷初

變法公推法意施行之有次第民便安之後使者至或希望私欲有所爲公不聽也徙襄州州繼有大獄父不決有當論死者公閱其狀曰是當勿論何得留此吏不能對即出之緣而釋者百餘人州人叩頭曰吾州前坐死者衆矣寧知非冤乎又徙洪州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授病者其不能具飲食衣衾者佐以庫錢師出安南道江西者詔爲萬人備公獨不以煩民爲之區處次舍井爨什噐皆前期而辦兵旣過市里有不知者已而它州以不蚤計擾民者皆得罪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

賜緋章服時部中大盜數起南劍州賊渠廖恩者旣赦其罪誘降之餘衆猶觀望陰相推附至連數州其尤桀者隸將樂縣縣呼之不肯出居人大恐公遣使者以謀致之前後自歸若就執者幾二百人海盜自殺與縛致者又數十人吏士以次受賞復請並海增巡檢員以壯聲勢自是無敢竊發者民行山浮海如在鄕鄕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有詔完城役有期公親巡行裁其二費甚衆其力出於籍兵傭夫而不以及民城繇是墮就數月徙亳州亳亦多盜公治之如在齊時公素慨然有志於天下事仕旣晚其大

者未及試而外更六州皆劇處然公爲之無難始至
必先去民所甚患者然後理頽弊正風俗凡所措畫
皆曲折就繩墨其餘力比次案牘簿書與屬縣爲期
會以省追呼皆有法終其去州未嘗有一人至田里
者故所至有惠愛既去民思之不已所爲法後終不
可改察屬聞公名始皆嚴憚之久而察公廉平無私
又未嘗有所按摘卒皆愧服福州無職田州宅歲收
菜錢常三四十萬公獨不取以佐公錢後至者亦不
敢取平居推誠待物坦然無疑於朋友喜盡言雖取
怨怒亦不悔自求補外凡十二年而不悅公者妻欲

有以擠之然公奉法循理終莫能中傷賴天子聖明
察公賢欲召用者數矣元豐三年徙知滄州過都召
見勞問久之留勾當三班院公亦感激奮勵思有所
自效數對便殿其所言上每嘉納之四年手詔中書
門下曰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爲
史館修撰管句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近世修
國史必衆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
典獨付一人如公者公入謝曰此大事非臣所敢當
上曰此用卿之漸爾因諭公使自擇其屬公薦邢恕
以爲史館檢討五年四月正官名擢拜中書舍人賜

紫章服始受命促使就職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吏日至數十人人舉其職事以戒上數稱其典雅天下翕然傳之皇子延安郡王晟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上特以屬公九月遭母喪罷六年四月丙辰卒于江寧府享年六十有五公自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母曰文城郡太君吳氏仁壽郡太君朱氏娶晁氏宜興縣君又娶李氏嘉興縣君三男子縮太平州司理參軍綜太廟齋郎綱未仕孫六人慙忘愈息慙公既卒上以綱爲承務郎慙爲假承務郎勅所在量給其喪事以七年六月

丁酉葬公南豐從周鄉之源頭公於取舍去就必應禮義未始有所阿附治平中大臣嘗議典禮而言事者多異論歐陽公方執政患之公著議一篇據經以斷衆惑雖親戚莫知也後十餘年歐陽公退老于家始出而示之歐陽公謝曰此吾昔者願見而不可得者也所著元豐類藁五十卷續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性嗜書家藏至二萬卷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錄又五百卷出處必與之俱平生論事甚多與夫所下條教可以爲世法者不可悉著公少事光祿家甚貧犇走四方以致養既孤奉太夫人孝鞠其四第九

妹友愛甚篤宦學婚嫁一出公力公既以文章名天下其弟牟宰布肇又繼中進士科布嘗任翰林學士肇以選爲尚書吏部郎中與公同時在館閣世言名家者推曾氏公方遭時得君未及有爲而不幸以歿士大夫爲之相弔公之盛德抑復有以遺于後乎嗚呼曾氏其顯矣銘曰

曾氏在南三世有聞維祖維考始亨復屯畜厚潛深儒學之門迨公之興益顯於文奮躬力行道義之存公自布衣譽望四出既位於朝其剛不屈公久於外或留或徙誰其知之惟聖天子天子曰咨予惟汝賢

典予史事五聖之傳公拜稽首臣敢不勉肇新有官左右慎選於時中書命令所在帝曰往哉予言汝代凡百執事分屬列職肅然盈庭俛聽訓敕靖共夙夜以出謀猷四方鼓舞天子之休昔歲父子見稱仲尼淵源有來公則承之矧公親逢聖人之時帝察其忠從容睠睠赫然榮名受祉未艾奄以艱去計聞訃亟搢紳咨嗟相顧失色有存者言有遺者直惟茲之銘是謂不沒

神道碑

公姓曾氏諱鞏字子固其先魯人後世遷豫章因家

江南其四世祖延鐸始爲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
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
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右銀青
光祿大夫其履閱行實則有國史若墓銘在公生而
警敏自幼讀書爲文卓然有大過人者嘉祐二年登
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歲餘召編校史館書籍
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又爲英宗實錄
院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屬歲饑公與積藏通有無老
稚怡怡不出里閭果腹而嬉擢知齊州齊俗悍強豪
宗大姓抵冒僭濫其尤無良者羣行剽劫光火發塚

39

行狀

一六

夏

吏不敢正視公屬民爲伍謹幾察急追胥且捕且誘
盜發輒得市無攫金室無穴坏貨委于塗犬不夜吠
徙知襄州州有大獄久不決公一閱知其寃盡釋去
一郡稱其神明又徙洪州歲大疫公儲藥物飲食在
所授病者民以不夭死師出南道江西者且萬人公
陰計逆具師至如歸旣去而市里有不知者進直龍
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五品服時閩有
大盜數千人朝廷赦其罪降之餘黨疑不順徃徃屯
聚居人惴恐瀕海山林阻深推埋剽盜依以爲淵藪
公以方略禽獲募誘亡慮數百人增置巡邏水行陸

宿坦如在鄆鄆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有詔完
州城公程工賦裁省費十六民不知役而城且數月
徙亳州元豐三年知滄州道由京師召對神宗察公
賢留勾當三班院數對便殿其所言皆安危大計天
子嘉納之四年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史學見稱士
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爲史館修撰管勾編修院判
太常寺兼禮儀事公入謝曰此大事非臣所敢獨當
上諭以此特用卿之漸耳母重辭五年大正官名擢
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除授日數十百人公各舉
其職以訓丁寧深厚學者以爲復見三代遺風今天

子爲延安郡王其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先帝
特以屬公九月以母喪罷六年四月丙辰卒于江寧
府年六十有五七年六月丁酉葬于南豐從周鄉之
源頭勅在所給其喪事公剛毅直方外謹嚴而內和
裕與人交不苟合朋友有不善必盡言其過有善必
推揚其所長獎誘後進汲汲惟恐不逮其爲政嚴而
不擾必去民疾苦而與所欲者未嘗按劾官吏所蒞
至于今思之天子且欲大用而公不幸死矣自大理
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勲累加輕車
都尉母周氏豫章郡太夫人吳氏會稽郡太夫人朱

氏遂寧郡太夫人元配晁氏光祿少卿宗恪之女繼室李氏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男三人綰瀛州防禦推官知揚州天長縣事綜瀛州防禦推官知宿州蘄縣事綱右承務郎監常州稅務二女蚤卒孫男六人愆忘愈息怵懋愆假承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公平生無所好惟藏書至二萬卷皆手自讎定又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錄五百卷出處必與之俱旣沒集其遺藁爲元豐類藁五十卷續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自唐衰天下之文變而不善者數百年歐陽文忠公始大正其體一復於雅其後公與王荆公介父相

繼而出爲學者所宗於是大宋之文章炳然與漢唐侔盛矣初光祿公歸家甚貧公竭力以養溫清旨甘無一不如志者旣孤奉太夫人如事光祿教養弟妹曲有恩意四弟牟宰布肇繼登進士第布肇以文學論議有聲當世九妹皆得其所歸嗟乎子固而位止於斯而壽止於斯然其所以自立者可以爲不亡矣亦可以無憾矣銘曰
猗嗟子固文與質生不勤其師幼則大成學富行茂其蓄彌彌發爲文章一世大驚哲人旣萎邪說嗥吠公不聽瑩徑前無閤破癈藥瘍抉昏剔瞶波濤沄沄

東入于海姬淪劉亡文弊辭靡引商召羽偶六駢四
組繡芬葩不見粉米公於其間鷹揚虎視發揮奧雅
棟斤浮累巍然高山爲衆仰止栖遲椽曹翱翔書府
如鷲之鷲如薪之楚出貳于越究問疾苦屬歲大歉
稼荒于畝興積于民發藏于庾旣助旣補裹糧含哺
式歌或呼謂公父母一麾出守六上郡計振張領目
補葺刑弊庭不留訟獄無濫繫勞之來之鰥寡以遂
公殿海服有命來觀帝曰汝賢母遠王室其代予言
汝且輔弼五聖大典唯公紬繹百官正名唯公訓勅
忠言嘉謀入則造膝公用不旣公志不卒偉望廣譽
如星如日石可磷兮公名不沒

哀詞

皇受命而熙洽兮實千祀而一時協氣鬱而四塞兮
與盛德其俱升麟鳳出而旁午兮猶氤氳而扶輿篤
生我公兮以文章爲世師公神禹之苗裔兮肇子爵
而卽封建去邑而爲氏兮季葉汨其南征祖騫翔而
續著兮考蹀躞而文鳴公旣生而多艱兮踵祖武而
好修旣輕車又良御兮遂大放乎厥詞發天人之奧
祕兮約六藝而成章元氣含而未泄兮洞芒芴而宵
冥挽天河而一瀉兮物應手而華昌揖揚馬使先路

兮咸告公曰不敢彼崔蔡之紛紛兮孰云窺其藩翰
辰來遲兮而去速兮固前脩以跋壺方盤礴而上征
兮遽相羊而補外皇揆公之忠誠兮即商墟而賜環
紬史牒乎東觀兮裁誥命乎西垣典貢絕而復作兮
世爭覩而快先正經緯乎終古兮配維斗而昭然變
化詭而難常兮雖司命其或昧忽遭艱而去國兮遂
銜哀而即世述作紛其具存兮悵爽靈之焉詣信百
年纔斯湏兮適電滅而歛逝天不憖遺一老兮固搢
紳之所傷矧不肖以薄技兮早獲進於門墻路貫江
而脩阻兮曾莫莫乎酒漿悲填膺而菲鬱兮聊自託

於斯文

挽詞

早棄人間世真從地下游
丘原無起日江漢有東流
身世從違裏功名取次休
不應湏禮樂始作後程仇

又

精爽回長夜衣冠出廣庭
勳庸留琬琰形像付丹青
道喪餘篇翰人亡更典刑
侯芭才一足白首太玄經

續附南豐先生行狀碑誌哀挽終



